



王含光文化研究会丛书

王含光詩學初探

含光詩社編輯

主編：寧新杰

七言律始于唐，故詩家謂之近體。而名以律者，
為其嚴整難犯也。后之學者往往詞意足賞，而
聲調未諧，則一三五不論之說誤之耳。夫一三
五固有不論者，亦有必論者，有似不論而實論
者，有一句單論者，有兩句合論者，唐體甚晰，
奈何慨云不論哉？
——王含光

《論詩學門徑》：「所謂詩學，專指關於旧詩的理解與鑒賞而言。」

——朱自清

山西出版集團
山西古籍出版社

王念光诗学初探

I

含光山庄赞助出版

贰零零柒年陆月

山西出版集团
山西古籍出版社

ZHONGGUOSHANXILINYI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王含光诗学初探. I / 宁新杰主编. —太原: 山西古籍出版社,
2007.10
ISBN 978-7-80598-848-1

I. 王… II. 宁… III. 王含光 (1606~1681) - 古典诗歌 - 文学研
究 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57839 号

王含光诗学初探. I

主 编: 宁新杰

责任编辑: 朱 屹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古籍出版社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-4922268 (发行中心)

0351-4956036 (综合办)

E-mail: fxzx@sxskcb.com

web@sxskcb.com

gujshb@sxskcb.com

网 址: www.sxskcb.com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: 运城市凯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20.75

字 数: 240 千字

印 数: 1-2000 册

版 次: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598-848-1

定 价: 48.00 元



再現王含光詩學之神韻
為繼承弘揚優秀傳統文
化藝術作出有益貢獻

賀王含光詩學初探出版

劉怡山



出版说明

一、王含光《谷口集》分上下两册，上册录拟古 65 首，七绝 49 首，五绝 36 首，五律 111 首；下册录七律 235 首，五言排律 2 首，七言排律 1 首，共 499 首。另外，《猗氏县志》中有《踏阁行》拟古体 1 首，《山西古代画家传》中有《饯别阴太峰于城外长春寺》七律 1 首，因之，其总数应为 501 首。

二、本书定名为《王含光诗学初探》，概因近代学者有“所谓诗学，专指关于旧诗的理解与鉴赏而言。”而定名。

三、《王含光诗学初探》一书，仅收其拟古 26 首，五律 39 首，七律 63 首，共计 128 首。全书除正文外，以“注释”、“解析”两部分阐明诗义。

四、本书在电脑排版过程中，因电脑字库中缺少部分疑难杂字，故而以另体字代之，望读者见谅。

五、本书在注析过程中，对原版中的某些用字从习惯、少歧义出发，略有改动，如 61 页《思归引》第三节最后一句“何时偕鸟盼庭柯”改为“何时偕鸟盼庭柯。”其依据是《汉语大辞典》第七卷 1188 页“盼”同“盼”。另如，同诗第四节第三句“山有睚眦水鼃鼃”，“睚”可能为“崖”之误。不然，无法讲通。

编者

序 一

○王树山

驾长风而远飏

——《王含光诗学初探》序

仔细读完王含光的诗集,我不由得掩卷长叹:好一位精通诗道的大家!他的诗,有着唐诗宋韵的风范,有着国风乐府的格调,思路如行云流水,篇成如璧合珠联。假使岁月能倒流八百年,放在盛唐诗坛上,王含光和他的诗作,是完全可以和当时的田园诗派孟浩然诸公并驾齐驱的。

王含光出生于一个诗书礼乐的门第,高素质的文化环境,给他提供了奋发进取的优越条件。他“九岁善属文,十岁辨音韵”,早熟的诗才,让人联想到唐代大诗人白居易。

但王含光成年的时代却在明末清初。明末的混乱时局,清初的中原易主,使他在那改朝换代的激烈动荡中,混迹官场三十年。他满腹经纶,在明末的腐败官场上却无处施展;他浩然正气,在清初的排汉抑汉的官场上进退维艰。生不逢时,直使这位高才诗人满腔郁闷,这使他神接陶渊明的人生历程,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。

陶渊明身处东晋时期,官场浊污,他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,弃官而去,终其生过着田园隐居生活,也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田园诗派的先河。王含光身在官场,心存田园,年止五十四岁便急流勇退,解组归田,隐居于中条山的王官谷,直至七十六岁去世,一直过着拥抱田园、享受田园、诗赋田园的淡泊生活。无论是从生活情趣上看,

还是从诗歌造诣上看,抑或是从人格品位上看,王含光都可说是与陶渊明相似相近的诗界巨子,尽管他们在时间上相差一千多年。

“生活之外无诗人”。作为田园诗人的王含光,他有着爱憎分明的生活志趣。他厌恶那种没有公平与公正可言的官场,他憎恨那种勾心斗角、尔虞我诈的高层社会。没有憎就没有爱,这使他对田园生活产生了深深的爱。这爱,是真挚的,是纯净的。只因为有了这种爱,他才能做到毫无留恋地提前致仕,隐逸山林,过着桃花源式的生活,淡泊明志,赋诗自娱。这种恬静的境况,不断净化着他的心性,并不断净化着他的诗作。

王含光的诗,造诣很高,诗意很美。尤其是他的律诗,无论五言或七言,都不失为上乘之作。我举他的五律《窑子头新庄》(其一)为例:

不识新庄路,峰回三两家。

山樽松瘦怪,崖屋草瓢斜。

苔厚眠仙犬,林深坐倦鸦。

门前悬水碓,只合捣胡麻。

诗所描述的此情此景,简直是仙人境界!王含光在他隐居的二十余年中,出则游历名胜,入则博览群书;他尤其醉心于释道之学。那释教的四大皆空,那道教的清静无为,都可进而使他心境空灵,志虑纯净。这给他的田园诗作无疑又注入了内在的底气。再加上他那驾驭文字、调控音韵的功力超凡入圣,写出如此高洁淡雅的极品,原本就是水到渠成的事。

世间的人事,凡能够取得惊人成就的,因素都不只打一处来。诗的成就也是如此。盛唐时期的王维,素有山水诗家圣手之称。他的诗,被誉为“诗情、画意、音乐美”的混合体,因而诗风秀丽,独树一帜。王维的诗,本就高明,他的书画与音乐的成就,又是名冠当世的。他把书画与音乐的情愫注入到他的诗作中,由此构成盛唐各派

诗家可望而不可及的摩诘诗系，独领一家风骚。王含光呢，和王维也颇有相似处，他精于音韵，又擅书画，史称“工画山水，脱略冠冕”，足见他的画技与诗才是并称于当世的。他把高超的画技和精到的音韵融入诗境，也正像王维一样，使他的诗飘逸脱俗，不同凡响。我举他的《何焕文壁间画水歌》为例：

何生满壁泼墨水，澎湃奔涛随手起。
滌洄霏拂千万折，不省挥毫于何始。
潇湘霞散几层青，沧海风回一片紫。
气涌纹旋无定时，珠花龙沫欲盈耳。
主人扫榻对春潮，堂中坐客皆魂摇。
只疑墨粉堆虚堞，忽讶烟澜堕九霄。
垂首踟蹰不敢视，却似风樯乍住桡。
炎洲六月碧筒酒，精玉盘中渍琼玖。
一自草堂设此图，露顶披襟那可久。
剪取幽州蛟室绡，劈将瑶井如船藕。
夜分急雨走丰隆，砰磕倾翻天吴宫。
疑有蜿蜒破壁出，独头白雾晓蒙蒙。
古来丹青如山列，词客画工丰骨别。
我欲烧砚从何生，何生含笑不能说。

看，这首诗写得多么潇洒，多气魄！“诗人咏山不咏水”，因为单纯的水实在是难以描述的。而这首诗偏偏就单写水，而且直把这水写得有声有色，活灵活现。仿佛这水就展现在你的眼前，使你听到它的呼啸，看到它的势头，感到它的冲撞力，直使你惊心动魄，胆颤神摇！没有精湛的书画功力，就展现不出如此浩瀚的景象；没有浑厚的音韵底气，就鼓吹不动如此宏大的声势；没有雄奇的天赋诗才，也就根本无力写出这样震撼人心的诗篇。由此我们说，王含光的山水诗，是紧步摩诘诗系之后尘而理应显耀诗坛的。

王含光留给后世的诗作,从数量看,五百余首,可谓不少;从质量看,词清意深,实属诗中珍品。这本来是我国诗歌史上亮丽的一页,却不幸在已逝的三百年间,未被发现,未经整理,没能在社会上广为传播。这不论是从人文的传承上,还是从社会的教益上,都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,一桩憾事。

有幸的是,近年来在临猗大地上掀起了王含光文化研究的热潮。在全面研究王含光文化现象的同时,几位有志于诗学研究的同仁,潜心研究王含光的诗作及诗论,目下已初战告捷。这无疑是振兴诗坛的一大壮举,因为它填补了对诗人王含光研究的历史空白,实在令人振奋!

《王含光诗学初探》,作为首集,只选释了王含光诗集中的三分之一不到,其余的,有待于继续发掘。

主编宁新杰,偕同他的几位诗研宿将与新秀,积年累月,日夜兼程,孜孜不倦,矻矻以求,完成了编撰《王含光诗学初探》的使命,汗马功劳,不可磨灭。特别需要提及的是:在王含光的诗作中,大量使用了历史典故。这些典故,在王含光笔下是驾轻就熟、信手拈来的;而对于诗的注释者来说,个个典故,都须核查考证,实属耗时费力。当读者在轻松中赏析王含光的诗作时,不要忘记,那每一个典故下面,都浸着选注者的滴滴汗水!

《王含光诗学初探》的面世,也只是王含光诗学研究的起步,愿驾长风而远飏,我们翘首企盼着研究工程的全面竣工。

是为序。

2007年6月20日于运城学院

序 二

○负创生

由宁新杰等先生编辑的《王含光诗学初探》一书,就要与读者见面了。作为传承研究三晋历史文化,宁先生约我写一篇序言,自感力所不及,难付盛邀。但又不能不写,因为他是相识二十余年,至诚至深至交的志界挚友,也就只好勉为其难了。

《初探》全书,经断句标点、注释、解析王含光的诗作128首(仅占《谷口集》诗作的1/4),其中拟古体26首,五言律诗39首,七言律诗63首。并列有《诗人王含光》、《王含光传》、《王含光年表》三篇美文,构成了这本书的总体框架。

崇祯朱由检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。继位伊始,便果断地杀掉魏忠贤、客氏,尽毁天下为魏阉建造的生祠,为天下读书人出了一口恶气。然崇祯生性猜疑,手段暴戾,自毁长城,就在他上任的第三年,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由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武装革命,并攻入北京,崇祯帝吊死煤山,大明王朝灭亡。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后,还没有来得及掌握政权,却由明将吴三桂引清兵入关,打败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,逐渐侵占了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,建立了清王朝。这一时期的社会特征,一是封建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异常尖锐;二是满族上层统治(即清政府统治者),同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矛盾也突出和加剧。王含光为官和从政恰恰正是在这一

时期,从忠于明王朝到为清政府做官。因而在他的诗里,一是注入了苦闷彷徨、悲劲苍凉的迷惘忌乱之感,如“云漠漠兮晚眺,雨凄凄兮周道”(《行路难》),“恍惚不知归路在,溪烟花树两冥冥”(《五老峰》);二是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,如“至尊何事怜寒苦,不道将军背汗流”(《空城雀》),“朱门昼长扃,蛱蝶宛转窥”(《嗟哉行》),“如此贪残犯众怒,何物甘心为伥鬼”(《猛虎行》);三是抒发了正直忌恶之感慨,如“一挥魍魉泣,再挥天地寒。此物秉烈性,奸邪慎勿看”(《宝刀篇》);四是表述了对下层社会劳苦人民的同情,如“台下芳草年年绿,漳水东流不复回。西陵石兽空相向,短笛长箫只自哀”(《铜雀妓》);五是反映了向往平淡、期盼隐居、追求乐观豁达的愉快心情,如“人言竹醉日,移竹竹不醒。买来龙公种,手栽当山庭。长揖酌篱边,一酌陪一瓶。一陪一复酌,颓然乱春星。醉倒沉香床,瞠目卧丘亭。翻身发大噱,草木岂无灵”(《醉竹歌》)等等。

在我国文学史发展的道路上,诗词创作的极盛时期和高峰为唐宋,明清文学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和戏剧。而处于明末和清初朝代更替和交换这么一段动乱时期,属于文学领域中的诗歌创作确实不可能活跃。明末诗歌创作最有成就的诗人陈子龙(松江华亭人,今属上海),在他的诗里,也注入了相当分量的“忧愤念乱”之沉痛感慨。一直到清廷统治逐渐稳定之后,诗词的创作才开始有了比较活跃的起步。这就是大背景,是现实社会这个大背景对诗歌创作所起的反作用。王含光生活和为官,所处的大背景就是那么一个特殊的动乱年代。他是个官吏,虽有创作诗歌的天赋,但其创作意图和实践不可能不受到大背景的制约。他也看清了当时统治阶级腐朽、宦官肆虐、党争激烈的现实,却又无法冲破羁绊,因而一直是小心翼翼为官。他的最大愿望就是辞官归园,做一个隐居者,因为他不愿同那些所谓的“达官显贵”同流合污。他羡慕东晋大诗人陶渊明那种“种豆南山下,草盛豆苗稀”式的归园田居生活;羡慕东晋学者

山涛(字巨源),为避司马懿和曹爽(曹操侄孙)争权夺利而隐身不仕之况。就是厌恶了官场,确实怕祸乱及身。这一思想在他的许多诗作里都有反映。宁新杰等几位临猗籍学者所整理的王含光诗作,其中有一些是为李自成农民起义而发,表现了王含光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立场,这是历史和时代的局性限。但大量的的是揭露统治者的腐朽,感愤时世的不公,同情民间生活的疾苦等等。并通过对大量的景物描写,即景抒情,期盼着一种“仁爱、和平、幸福”的生活。因而可以这样说,王含光完全可以称得上明末清初一位有相当成就,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。但这一时期在诗坛上为什么没有将他标立于位呢?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:一是时代的制约。王含光是明末清初一位职业官吏,混乱的时代制约了这位有真才实学,有相当创作成就的现实主义诗人;二是地域的局限。王含光为官从政期间创作了一些诗作,如《宝刀篇》、《空城雀》、《放歌行》、《明妃引》、《桥梓篇》、《嗟哉行》、《行路难》、《猛虎行》、《去妇词》、《子夜吴歌》、《思归引》等等。但他的大量诗作是“隐逸”期间或其前后所作,如咏物、写景、怀旧、纪游、交友等。他所作这些诗的地域多在山西、陕西、河北、内蒙、河南等北方地区,从来没有到过南中国。尽管这一时期他的诗歌创作比较多,但他并没有溶于当时大环境的诗歌创作氛围。为了避祸,他从不愿以诗名世,而是隐逸、隐逸、再隐逸,因而他的诗作没有在当时广为流传,不为世人所知,一直沉寂了三百多年。

宁新杰、王开端、陈嘉文、张伦、杨文玄、王亿恩几位学者同仁共力汇编了《王含光诗学初探》一书。这是距今三百多年以后,临猗这几位老翁学者,有相当魄力的胆略举动。对其每一首诗作,断句标点几乎准确无误,注释点点滴滴、无所不至,解析画龙点睛、寻枝摘叶、条分缕析、通俗易懂,确实能给读者一种诗词艺术的欣赏美感。但我更加感动的是宁新杰这几位临猗籍学者,为三百多年前的

王含光《谷口集》正本清源，还王含光这位明末清初的学者、诗人以本来面貌。历史大都属于后人评说的，《王含光诗学初探》一书的出版，势必为明末清初的诗坛上增添了一朵瑰丽的奇葩，丰富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宝库。同时对今人和后人怎样欣赏王含光的诗作艺术，也是一个相当的启迪和帮助。

《王含光诗学初探》一书，当然也并非尽善尽美，不足之处，将与学者、读者共商榷。但本书确实不愧为传承祖国传统诗词文化，一本有相当艺术价值的佳作。

是为序。

2007年6月17日于运城

诗人王含光

●
宁新杰

王含光，是明末清初的一个封建官吏。因为他官终河南按察使，官阶正三品，属于“高干”之列。史学家评论他，“居官清慎，终始如一”。

我们现在之所以要研究王含光，因为他更是一个学人，一个诗人。说他是学人，因为他有《四书疑注》、《金刚经解》、《道德经解》、《易学三述》等著作；说他是诗人，因为他有诗作《谷口集》。为什么他要用“谷口”命名自己的诗集，因为他致仕以后选择了山西虞乡王官谷作为他的隐逸之地。现在，我们在这里主要依据他的《谷口集》来研究他的诗学思想。他羡慕历史上的陶渊明、山巨源，他在自己的诗作中多次提到他们，这就促成他继“陶山”之后成为明清之际中国历史上又一位隐逸诗人。

王含光与陶渊明是相距一千多年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人

物,其经历、其处世等等方面可能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。陶渊明在退隐之后,采取的是消极的避世态度,而王含光在退隐之后,采取的却是积极的入世态度。这一点将在以后的论述中给予充分说明。

(一)

王含光在三十九岁前,主要生活在明朝的万历、天启、崇祯三朝。十五岁前,生活在万历朝,二十二岁前,生活在天启朝,三十九岁前,生活在崇祯朝。从表面看,似乎对王含光影响不大的是万历朝,但明朝政治形势的逆转,却是从万历朝开始的。“万历中期,帝不临朝,不批答章疏,不补缺官,政事荒怠日甚。自二十四年起,遣宦官赴各地征税开矿,借此勒索。十余年间,民变迭起。四十二年后,朝臣门户之见日深。军费匮乏,遂以‘辽饷’为名,增赋三次。民穷财尽,内外交困,明之灭亡,征兆已见。”语见《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》。“一、沉湎酒色。二、贪敛钱财。三、乱封滥赏。四、肆意挥霍。五、大兴土木。六、胡作非为。中枢瘫痪,上下解体。宦官肆虐,党争激烈。”语见阎崇年著《明亡清兴六十年》。十六岁至二十二岁,是王含光的成长时期,那么,天启朝呢,“即位之初,以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(魏忠贤不识字,居然成了秉笔太监),封乳母客氏为奉圣夫人(祖制不允许)。帝性好斧锯锥凿髹漆之事(后世讥为‘木匠皇帝’),厌闻朝事,悉委之忠贤。客、魏擅权之局乃定。此后,魏忠贤屡兴大狱,任用阉党,榜东林党人姓名于天下,生者被杀害,死者被追夺诰命。”(含光祖父王国瑚因不附魏阉被削籍回家)语见《中国历代

人名大辞典》。“天启庸顽，年寿最短，文化最低，玩心最贪，魏阉最信，客氏最宠，后妃最惨。”语见《明亡清兴六十年》。“天启七年间，内忧外患不断。所谓内忧，就是在山海关内，社会矛盾激化，四川、云南、山东都有民变发生。所谓外患，就是在山海关外，民族矛盾激化，满洲势力兴起。”语见同前。《明史·熹宗本纪》论曰：“明自世宗（嘉靖）而后，纲纪日以陵夷，神宗（万历）末年，废坏极矣。虽有刚明英武之君，已难复振。而重以帝之庸懦，妇（客氏）寺（魏阉）窃柄，滥赏淫刑，忠良惨祸，亿兆离心，虽欲不亡，何可得哉。”

王含光在明崇祯三年乡试中举，四年成进士，六年被授予行人司行人。以后小有升迁，直至明朝灭亡。

崇祯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，且看他的简历：“即位后，杀魏忠贤、客氏，毁生祠。赠恤天启间被害诸臣（王含光祖父被昭雪）。定逆案，将阉党分别治罪。崇祯二年，后金（清）兵首次入关迫京师。帝中反间计，杀督师袁崇焕。又刚愎自用，十七年中，用辅臣至五十人，杀兵部尚书二人、总督七人（其暴戾程度令人发指）。初年不用宦官，继而以文武均不堪用，乃复任宦官。理财则一再加派，于事无补，而深结民怨。”语见《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》。历史最不能饶恕崇祯的是，错杀袁崇焕。史学家称其为“自毁长城”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一百五十七年后，袁崇焕的冤案，是被清朝乾隆皇帝给予平反的。

还有明末的几股农民武装力量，如高迎祥、李自成、张献忠等，直把个崇祯朝搅得天昏地暗，焦头烂额，崇祯皇帝最后吊死于煤山，大明王朝从此覆亡。

王含光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“风雨如晦”的年代里。一个社会极端混乱,道德沦丧的年代里。一个连年荒旱,民不聊生的年代里。

(二)

王含光的故乡在山西省晋南盆地的猗氏县。西距陕西不到百里,南距河南不到二百里。地处黄河拐弯处,相对封闭。农耕发达,人民生活相对稳定。据史料记载,在王含光生活的年代里,只有崇祯十四年的一次大灾荒,“春,大饥。自去年以来,到处树皮剥尽,复食人。斗米麦涨至一两五六钱。”此时的王氏家族已是一个官宦之家,即使这样的大灾年,想来也不会对他的家族形成什么威胁。王含光的家族,自四世以来,可用八个字概括:农耕度日,诗礼传家。王含光祖父王国瑚自1592年成进士后,初授行人,继任柏乡尹,再授版曹,再授延安知府,累官光禄寺少卿,进赠中宪大夫。可能就是从王国瑚这一代起,更加重视子弟的培养教育问题。《王氏家谱》载:“观君荫籍高华,名流歛集,似园、青箱馆鸟语花香,棋声琴韵,盖绅缙士大夫家不可多得者。”文中的似园与青箱馆就是子弟的读书场所,子弟们在这里不仅学习必备的经史子集,同时也学习为官之道。王氏家族中的四进士、四举人以及众多的监生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。

王含光七岁丧父,受教于祖父珍吾先生,并伴随祖父共起居。九岁善属文,十岁辨音韵。其母荆氏,书香闺秀,不愧为女中豪杰。王含光在《陈请旌表疏》中写道:“迨臣既成立,臣母不以臣鲁钝之